

律
疏
補
書

律集前書

酉陽雜俎卷第十五

諾臯記下

和州劉錄事者大曆中罷官居和州旁縣食兼數人尤能食鱸常言鱸味未嘗果腹邑客乃網魚百餘斤會於野亭觀其下筯初食鱸數疊忽似哽咯出一骨珠子大如黑豆乃置於茶甌中以疊覆之食未半怪覆甌傾側劉舉視之向者骨珠已長數寸如人狀座客競觀之隨視而長頃刻長及人遂梓劉因歐流血良久各散走一循

西陽雜錄 一
廳之西一轉廳之左俱及後門相觸翕成一人
乃劉也神已癡矣半日方能言訪其所以皆不
省自是惡鱸

馮坦者常有疾醫令浸蛇酒服之初服一瓮子疾
減半又令家人園中執一蛇投瓮中封閉七日
及開蛇躍出舉首尺餘出門因失所在其過跡
地墳起數寸陸紹郎中又言嘗記一人浸蛇酒
前後殺蛇數十頭一日自臨甕窺酒有物跳出
齧其鼻將落視之乃蛇頭骨因瘡毀其鼻如剗

焉

有陳朴元和中住崇賢里北街大門外有大槐樹
朴常黃昏徙倚窺外見若婦人及狐大老烏之
類飛入樹中遂伐視之樹三槎一槎空中一槎
有獨頭栗一百二十一槎中襁一死兒長尺餘
僧無可言近傳有白將軍者常於曲江洗馬馬忽
跳出驚走前足有物色白如衣帶縈繞數匝遽
令解之血流數升白異之遂封紙帖中藏衣箱
內一日送客至漉水出示諸客客曰盍以水試

之白以鞭築地成竅置蟲於中沃盥其上少頃
蟲蠕蠕如長竅中泉湧倏忽自盤若一席有黑
氣如香煙徑出簷外眾懼曰必龍也遂急歸未
數里風雨忽至大震數聲

景公寺前街中舊有巨井俗呼爲八角井元和初
有公主夏中過見百姓方汲令從婢以銀稜椀
就井取水悞墜椀經月餘出於渭河

東平未用兵有舉人孟不疑客昭義夜至一驛方
欲濯足有稱淄青張評事者僕從數十孟欲叅

謁張被酒初不顧孟因退就西間張連呼驛吏
索煎餅孟默然窺之且怒其傲良久煎餅熟孟
見一黑物如猪隨盤至燈影而立如此五六返
張竟不察孟因恐懼無睡張尋大鼾至三更後
孟纔交睫忽見一人皂衣與張角力久乃相摔
入東偏房中拳聲如杵一餉間張被髮雙袒而
出還寢牀上入孟更張乃喚僕使張燭巾櫛就
孟曰某昨醉中都不知秀才同廳因命食談笑
甚懽時時小聲曰昨夜甚慚長者乞不言也孟

但唯唯復曰某有程須早發秀才可先也遂攜
靴中得金一挺授曰薄貺乞密前事孟不敢辭
卽爲前去行數日方聽捕殺人賊孟詢諸道路
皆曰淄青張評事至其驛早發遲明空鞍失所
在驛吏返至驛尋索驛西閣中有席角發之白
骨而已無泊一蠅肉也地上滴血無餘惟一隻
履在旁相傳此驛舊凶竟不知何怪舉人祝元
膺常言親見孟不疑說每每誠夜食必須發祭
也祝又言孟素不信釋氏頗能詩其句云白日

故鄉遠青山佳句中後常持念遊覽不復應舉
劉積中常於京近縣庄居妻病重於一夕劉未眠
忽有婦人白首長纜三尺自燈影中出謂劉曰
夫人病唯我能理何不祈我劉素剛咄之姥徐
戟手曰勿悔勿悔遂滅妻因暴心痛殆將卒劉
不得已祝之言已復出劉揖之坐乃索茶一甌
向口如呪狀顧命灌夫人茶纔入口痛愈後時
時輒出家人亦不之懼經年復謂劉曰我有女
子及笄煩主人求一佳壻劉笑曰人鬼路殊固

難遂所託姥曰非求人也但爲刻桐木爲形稍上者則爲佳矣劉許諸因爲具之經宿木人失矣又謂劉曰兼煩主人作鋪公鋪母若可某夕我自具車輪奉迎劉心計無奈何亦許至一日過酉有僕馬車乘至門姥亦至曰主人可往劉與妻各登其車馬天黑至一處朱門崇墉籠燭列迎賓客供帳之盛如王公家引劉至一廳朱紫數十有與相識者有已歿者各相視無言妻至一堂蠟炬如臂錦翠爭煥亦有婦人數十存

歿相識各半但相視而已及五更劉與妻恍惚
間卻還至家如醉醒十不記其一二矣經數月
姥復來拜謝曰小女成長今復託主人劉不耐
以枕抵之曰老魅敢如此擾人姥隨枕而滅妻
遂疾發劉與男女辭地禱之不復出矣妻竟以
心痛卒劉妹復病心痛劉欲徙居一切物膠着
其處輕若履屐亦不可舉迎道流上章梵僧持
咒悉不禁劉嘗暇日藥方其婢小碧自外來垂
手緩步大言劉四頗憶平昔無旣而嘶咽曰省

躬近從泰山回路逢飛天野叉攜賢妹心肝我
亦奪得因舉袖袖中蠕蠕有物左顧似有所命
曰可爲安置又覺袖中風生衝簾幌入堂中乃
上堂對劉坐問存歿叙平生事劉與杜省躬同
年及第有分其婢舉止笑語無不肖也頃曰我
有事不可久留執劉手嗚咽劉亦悲不自勝婢
忽然而倒及覺一無所記其妹亦自此無恙

臨川郡南城縣令戴簪初買宅於館娃坊暇日與
弟閑坐廳中忽聽婦人聚笑聲或近或遠簪頗

異之笑聲漸近忽見婦人數十散在廳前倏忽
不見如是累日簪不知所爲廳階前枯梨樹大
合抱意其爲祥因伐之根下有石露如塊掘之
轉闊勢如斂形乃火上沃醢鑿深五六大不透
忽見婦人繞坑抵掌大笑有頃其牽簪入坑投
於石上一家驚懼之際婦人復還大笑簪亦隨
出簪纔出又失其弟家人慟哭簪獨不哭曰他
亦甚快活何用哭也簪至死不肯言其情狀
獨孤叔牙常令家人汲水重不可轉數人助出之

乃人也戴席帽攀欄大笑卻墜井中汲者攬得
席帽挂於庭樹每雨所溜雨處輒生黃菌

有史秀才者元和中曾與道流遊華山時暑環憩
一小溪忽有一葉大如掌紅潤可愛隨流而下
史獨接得寘懷中坐食覺懷中漸重潛起觀之
覺葉上鱗起栗栗而動史驚懼弃林中遽白衆
曰此必龍也可速去矣須臾林中白煙生彌於
一谷中下山未半風雷大至

史論作將軍時忽覺妻所居房中有光異之因與

妻遍索房中且無所見一日妻蚤妝開奩奩中忽有五色龜大如錢吐五色氣彌滿一室後常養之

工部員外郎張周封言舊庄城東狗脊

水經注言此狗

脊

西嘗築牆於太歲上一夕盡崩且意其基虛

功不至乃率庄客指揮築之高未數尺炊者驚叫曰怪作矣遽視之飢數斗悉躍出蔽地着牆勻若蠶子無一粒重者蠹牆之半如界焉因詣巫酹地謝之亦無他焉

山蕭一名山臊神異經作獐一曰永嘉郡記作山

魅一名山駱一名蛟蛟一曰一名濯肉一名熱肉

一名暉一名飛龍如鳩青色亦曰治烏巢大如

五斗器飾以土堊赤白相見狀如射侯犯者能

役虎害人燒人廬舍俗言山魃

伍相奴或擾人許於伍相廟多已舊說一姓姚二

姓王三姓汪昔值洪水食都樹皮餓死化為鳥

都皮骨為猪都婦女為人都鳥一曰都左腋下

有鏡印闊二寸一分右脚無大指右手無三指

左耳缺右目盲在樹根居者名猪都在樹半可
攀及者名人都在樹尾者名鳥都其禁有打土
壟法山鵲法其掌訣右手第二指上節邊禁山
都眼左手目禁其喉南中多食其巢味如木芝
窠表可爲履履治脚氣

舊說野狐名紫狐夜擊尾火出將爲怪必戴觸腰
拜北斗觸腰不墜則化爲人矣

劉元鼎爲蔡州蔡州新破食

倉一曰

場狐暴劉遣吏

生捕日於毬場縱犬逐之爲樂經年所殺百數